# 牛家沟的故事

       小秋十五岁的时候随父母从四川绵阳逃荒来到牛家沟，不到一年，爸害上了一种奇怪的咯血症，不久，就在一天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死了。爸死得极不负责任，丢下寡妇母女不算，还丢下一大堆说不清楚的债务不到一年，小秋妈也极不负责任地两手一撒就去见她丈夫去了。

那年是民兵连长田家贵的老婆见她可怜，才收留了她。从此，小秋终日自饮孤独寂寞和寄人篱下的凄凉。尤其夜晚，她常常被各种奇怪的声音惊醒，风声，雨声，耗子嗑器物声，都使她惴惴不安，难以入睡，她就渴望能有人关怀她、陪她说说话她行……

是田家贵光顾了她一回。那一回决定了她的人生命运。小秋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，但是她却永远都无法忘记那个夜晚。那个夜晚就像一张白纸给谁戳了个窟窿，留下的只是残缺不全的记忆。

小秋只记下是田家贵媳妇小产回了娘家的第六天也许是第七天，似乎没有月亮，屋里屋外一样的漆黑而沉静，静得充满各种声音和脸谱，她害怕，就在她万分紧张的时候，一股粗浊的鼻息扑到脸上，然后就有一双大手。

——谁？她尖叫了一声，惊魂四飞。

——别怕，是我。我陪陪你。

是田家贵。一丝安全感爬上来，小秋受了感动，哭了。

哭过之后她觉得不对劲，那双手不对劲，他摸她，摸她那不该摸的部位，就知道他不是陪她，而是要她。她不需要他，却又无力拒绝他。她本能地缩了一下身子，她感到田家贵的光溜溜的钻进她的被窝里，有一件硬挺挺的东西就顶上来了。

小秋说，你出去吧，我怕，他说别怕。说的时候已紧紧地把她搂进怀里，铁箍似的胳膊，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，她开始身体僵硬，木头似地失去了知觉。他开始脱光她的衣物，贪婪饱餐肥腴鲜嫩美物，双手直奔高耸的处女双峰，伏身俯首，一口叼住红润乳头，摇头吮吸起来……渐渐地她被他咂软了，一瞬间把他当成了吃奶的孩子，她说你这么大还吃奶，真羞人。他便笑了，不由得口中渐渐加劲，使劲吮吸开了。这小秋奶子被他一含，便有一种未曾有过的快感从心里头腾起，非常的舒坦，那田家贵吸咂了一阵，手就向下移过去，他把小秋那修长美腿抱了起来，用嘴去亲吻小秋的下体，更令她觉得胯间一阵的酥麻，禁不住身体抖动起来，他见这情景，知道时机到了，便分开小秋的一双玉腿，用手握住粗大的玉茎，伸送到桃源洞口，小秋一看，不由惊叫：不行呀，不要呀，我怕……他赶紧抚住小秋的小嘴，别怕别怕，我会很轻柔的。只见他挺了挺腰肢，把那玩意儿慢慢地往小秋的玉穴里送去，轻轻动了起来，但小秋那是处女之身啊，下面非常紧密，那玩意儿抽插数下还是进了半截，小由心慌起来，使劲一挺，“滋……”

小秋后来的记忆一直无法与当时的情景对接，她在好奇怪与反抗之间接受了他的入侵。当他把坚硬的器官塞进她的下体时，她脑子一切便都破碎成模糊的一片了，她记不起有任何感受，以至于以后的若干夜晚，也都没有感觉，直到他媳妇大闹着把她赶出家门她做了杨二子的媳妇，她也没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她更没弄清楚，这女儿——小玉是二子的，还是田家贵的。对此，她觉得既对不住二子，也对不住田家贵更对不住小玉。

她信命，她从没向小玉说过这段历史，她不想给小玉留下一个痛苦印象。她只把那一夜的沦陷深埋在心里。

时光如梭，转眼十几年过去了。

杨二子死了，就在小玉十五岁的时候，他死了而且死得极突然也极没道理，强壮如牛的他说走就走了。二子的死，村里人就开始惶恐了，是不是村子里出妖孽了，要出灾祸了……春天来了，十六岁的小玉显得格外成熟，尽管她一脸的稚气和天真，骨子里却早已超出了她应有的成熟。村里人人见人爱，都说小玉比她妈当年还要俊俏三成。事实上，小玉也确实不同于一般的山里姑娘，细皮嫩肉，葱一般水灵，有山里女孩子们的丰满，却没有山里女孩的粗糙。眉眼也极秀丽，细眉大眼，是别个女孩长不出的好。村上的男人，谁见了都要多看几眼，看她那尚未十分丰满的前胸和已经显得浑圆的屁股，回到家里，躺在自家的小土炕上，难免要生出些邪恶的念头。

那天小玉总睡不着，小玉听到一种声音。一种很真切又很模糊、很贴近又很遥远的声音。小玉是在朦胧似睡非睡之间被尿憋起来时听到这声音的，她听到时这声音有了规模了，她站在东屋外，听见妈一声很长的呻吟，她浑身悚了一下，一股热乎乎的尿水顺着两腿流泻下来——操，让我想了这么多年，到底二子没艳福享用呐，又是我的了。那男人声音粗浊。

——都是我命苦。妈幽幽地说，你轻点轻点，别那么狠劲，让那屋孩子听见。

——操，怕个蛋，牛家沟我怕谁，这的天谁顶着呢？

——嘘，我怕……小玉长大了……，哦，真舒服，再深一点，再深一点……小玉猫着腰悄然来到窗前，往里一瞧，一幕从未见识过的场面跃入小玉那双美丽的眼中，只见两个白花花的身子缠成一团，正在翻去覆雨……一个男人和她妈光着身子，那男子正把妈的玉腿架于两肩膀上，用力地抬臀抽插着妈，虽是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却仍在摇动不止，再看妈双乳随着他的插入，有节奏地颤抖着，那嘴里不知在念叨着什么，好像很难过又像很开心的样子。

只见那男子抽插了数十下之后，便起了身子，用手抚弄着妈的双乳，一会儿，妈坐起身子来，把那男人按倒在床上，且媚笑着说，你很累吧，现在你躺着享受一下吧，我来侍候你。那男人顺从地卧在床上，黑暗之中，那胯下的东西仍隐约可见，坚硬粗壮，好像一根铁棒。

小玉是未经世事的处子之身，见此场面，却只觉一股热火从身体上升起，令她难受之极，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进了自己的阴部，轻轻地抚摸起自己的小阴蒂来，眼光却还是没有挪离那屋里。

只见妈妈分开两腿，骑到了那男人身上，用手握住男人的铁棒，在自己的黑漆黑一团的穴口磨擦着，一会儿，她把玉棒对准自己的美穴，猛地坐套下去，“扑滋”一声，埋没了那黑油油的长棒，妈“啊呜”了一声，想必是那玩意儿顶到了她的花心了。

那男人见妈已坐定，就抬起臀挺起腰往上顶，妈妈也不断地摇着身体，两手握住自己的两个乳头使劲地往外拉着，听她声音好像是怕小玉听到，所以才硬压着不叫，但那“唔唔”的声音却更显刺激了。

小玉窥探到的这一幕，真的让她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姑娘，一下子长大了，虽从没有试过这交欢，但却仍是欲火烧身，浑身难受。

就在小玉不断地感觉自己的下体有些不像尿的液体流出来后，她感觉腿开始发软。屋里那两人还在倾情风雨，她却挣扎着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一下子瘫在了床上。她妈妈和那个男人的一举一动像电影一样在她的眼前重现……夏天，这是个总让人骚动不安的季节。脱下了厚重的冬装，小玉那发育得成熟的身体更是惹人喜爱，前胸凸起让人遐想连篇，细细的小蛮腰风情万种，浑圆的上翘的屁股令男人血气沸腾。

自从小玉上次无意中窥见了她母亲的风流韵事后，经常在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渐渐地她玩上了手淫，而且乐此不疲。今晚，她又一次失眠了，浑身上下的骚动令她不自觉又一次把手伸向丰满乳房上，一碰到玉乳，只觉一股热流自心田喷出，她干脆把仅存的一件薄薄的小褂也脱去了……借着昏暗的月光，真是一幅令人心神荡漾的画卷：那阳春白雪似的酥胸，柔嫩光洁，高耸丰腴，一对粉红乳头镶嵌在上边，活灵活现，一条深深的乳沟，春潮徘徊无尽，一马平川的腹地，油腻而富有光泽，再往下面，是一座微微突起的山岭小丘，在这丘陵上布满了黄茸茸、光亮亮的毛发，那可爱的小阴唇微启，玛瑙般的小肉核毕露无遗，缕缕的爱液玉浆顺着小穴沟缓缓浸出，纤纤玉手在晶莹的小核上不停地揉动，美腿漫舞，细腰扭转，床上一下子湿了一大片……过了几天，小玉万万没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。她母亲按顿好弟弟小宝后，来到了她的房间，表达了自己想改嫁的意愿，妈妈流着眼泪，把一些往事告诉了小玉，自从她爸爸死后，生活的担子落到母亲一人身上，为了生活，母亲不得不忍辱负重，被以前的民兵连长现在的村长田家贵长期侮辱，再说家里真的需要一个男力，不如趁现在还不老，找个好人家改嫁算了。小玉是个倔强的孩子，她一听就不同意，她态度坚决，如果妈想改嫁，还不如把自己早点嫁出去得了，妈见小玉下了决心，知道多说无用了，哭了一天一夜，最后横下一条心对小玉说，小玉，妈什么都依你，只要你明白妈的心思……小玉心里想嫁的那人是她童年时的玩伴小柱子，两人从小青梅竹马，玩家家时还曾经亲过嘴，小玉一直以来都认为，既然亲过嘴了，自己就是他的人，而她妈妈却听从田村长的怂恿，想把她嫁到王家去，理由是王家在村里也算是个富裕人家，虽说王家兄弟王小福和王小豹年岁大小玉许多，但这样更会疼人，小柱子家境与咱们差不了多少，以后怕小玉吃苦。小玉一想，自己嫁人不就是为了家人能生活得好一些吗，好吧，一咬牙就把这婚事应承下来了。

小蛀子一听说这事，风般地跑到小玉家里来找她，他看见她的时候，便看出小玉的表情很不对劲，她没有给他那熟悉的甜甜的微笑和偷偷的亲嘴，她低着头，他看出她是在避开自己，他就由此断定和那该死的婚事有关。于是，他横在她面前，强迫她面对着她，——你真的要嫁到王家去？

无语……

——那是火炕，你也跳吗？

还是无语……

——我不相信，你会那么傻。

眼泪一颗掉了出来……

——王小福可以做你爸呀

——我嫁的是王小豹

——可他也大你十几岁

——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

小柱子真想一巴掌把她给打醒，他举起手，忽然看到那一眨一眨的美丽的眼窝里蓄满泪水，很晶莹，于是他的手便举在空中，像一面旗帜般高扬着，他说你走吧，希望你永远都不后悔，小玉一步一步走出了他的视线，他这时才感到满脸都是苦涩的泪。

小玉完全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场婚姻竟然是一个骗局。这骗局一直延续到接亲队伍把她送到了王家。原来，小姑娘的羞涩使她一直没抬头看看新郎，直到进了王家大院，好奇心才使她微抬美眼顾盼，这时她看到了田家贵，他不仅是田村长，而且还是王小豹的舅舅，他今天看上去格外精神，因为这婚事是他一手策划的，在他身边站着的是王小福，胸前还别着大红花，小玉一下子懵住了，王小豹呢？

四周没有他的影子，小玉这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，她一扭身，田村长一下子抢到了她面前，低声而有威严地说，你要你妈为了你在村子里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吗，再说，老大老二不都是两腿夹棍棍的爷们，还用得着挑，小玉恨恨地望着田家贵，到底还是进了王家门。

拜了天地，酒席开始了，现在小玉才发现王小豹回来了，看他满脸酒意，大伙这时正在寻新郎新娘开心，——王小福你这媳妇真嫩呀

——你会不会骑呀，不会我教你

——这样两腿分开就骑上了

最会起哄的是陈千嘴，小玉感到非常厌恶，想走开，突然王小豹踉跄着走来对陈千嘴说，我来，我喝一碗你喝一碗，不喝是婊子养的，学三声狗叫，一看这阵势，陈千嘴望着王小豹，望见两只通红的眼睛透着凶光，他说我是婊子养的，我学狗叫，大伙一片欢呼声。

那天，王小豹醉得很厉害，小玉想给他喝点什么，却看他盯死自己说，你是我嫂子，不，不，我不叫你嫂子，该死的。

结婚的是王小福……

醉倒的是王小豹……

小玉坠进了一团云雾中……

客人渐渐散退了，房里的红烛却依然一跳一跳的。小玉像筋骨散了架一般没有一丝力气，她就那样在炕头上呆着，靠着墙，一动不动望着镜子，镜子上贴着鲜红如血的双喜字……——快歇了吧。王小福说。他一边解着衣扣一边移向小玉，小玉无法逃脱，她本想说我找妈妈，这句话还没说出口就已经完全被那个大她二十多岁的男人压在身下，她只看到破旧的棚顶在默默地注视着他们，她觉得王小福脱衣服的动作笨拙可笑，他总是解不开自己的最后一个扣子，只好用嘴咬开了，她搞不清那最后的扣子是被他吐出来还是被他吃下去了，反正大脑一片空白。

王小福光棍了几十年，做梦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现在竟然躺在自己下面，而可以对她为所欲为，看到小玉雪白双乳如粉红仙桃般，一起一伏，乳晕在烛光下艳红勾魂，他兴奋得满脸通红，迫不及待地解除了自己身上多余的衣裤，挺着那根要命的肉棍儿就上了，王小福使劲地揉搓着小玉刚发育成熟的双乳，好像要把几十年来的损失补回来，他喘着粗气，用力掰开她鲜笋般的嫩腿，提着发烫的玉茎慌乱地寻找该去的地方，怎奈小玉处子的花门紧密难进，还没等他捅进美穴，却已是一泻如注。

小玉怔怔地望着王小福，就象一个旁观者。王小福手忙脚乱，粗重地喘息，抽筋一般哆嗦几下之后软软地摔下她的身体。

摔下来的王小福好不甘心，他一下子忘记了自己小时候曾被林场木头砸伤了腰，医生曾告诫他最好是娶媳妇时少房事，否则……大夫没说“否则”后面的后果。他把软软的阳物放在小玉的乳间，用两手把美乳推向自己那物，不一会儿，这肉棒儿又一次被刺激的发硬了，他赶紧对准小玉紧闭的花房捅了进去，啊呀，小玉感到一阵巨大的疼痛塞满了她，撕裂了她的身体，她想摆脱他，但却无能为力，那让自己痛得发晕的东西还在拼命地塞进塞进……慢慢地，小玉开始觉得没那么疼了，慢慢地，小玉开始喜欢那物在身体里磨擦的感觉了，慢慢地，小玉开始摆晃着丰满的美臀，配合那粗壮肉棒儿的捣弄，王小福双手紧紧捏住乳房，面露狰狞，下身挺腰刺抵不停，片刻之后，他渐渐觉得力不胜支，只任凭小玉摇乳摆臀，没一丝还手之力了，大夫所说的“否则”

这时显露出来了。

小玉玩得正是兴头上，觉得奇怪，明明刚才还猛如公牛，好像好疯似的鼓掏自己，怎么此时却是身无绵力，瘫若棉花？就像一台好戏刚唱了个头就被迫收场，让她抓耳挠腮。王小福的无能把她燃起的情绪一扫而光，很快，她把这种失望变为忿恨。

——真讨厌。她说。

——就凭你这本事还和人家争女人。她说。

小玉很想再刻薄他几句，见他沉默不作声样子瘫软疲惫，就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转过身去了……王小福自从新婚之后，整个人都好像变了似的，不仅做床第之事不行，好像白天干活也不行了，话也少了，脸也一天天失去光泽，眼睛也瘦棱棱的骨突出来，越发老态龙钟。小玉却越感觉到王小豹的眼神这时越是发出异样的光，有一天她听到了兄弟间这样的对话：

——哥，小玉还小着呐，你得疼她，别让她伤了心了。

小豹读的书比他哥多，说出来的话总是比他哥多点文气。

——小豹，我的事自己清楚，不要你管。

小玉听到小福叫得很响，骨子里却很虚弱。

——我就偏要管，你娶了我的媳妇，我就管。小豹说。

一阵沉默，小玉也默默地走开了……

一段平静的日子里，大家的心里并不平静，意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了。

那天天气很热，牛家沟的妇女总是在这个时节穿月牙背心，这背心开胸有些低，不经意间就会露出小乳沟和小半个乳房。小玉那天就是穿着这件给她带来不幸的背心在锄地，小虎草草干了一会儿就累得回家休息去了，田里只有小玉和小豹在静静地锄着，旁边除了密密的树林，看不见一个人影，中午时分，太阳更毒了，天空没有云，空气像是被烧过了似的。

——歇会儿吧。小豹说。

——歇会儿。小玉说。

坐在凉快的树荫下，小玉发现小豹的眼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胸脯，象一团火，铺天盖地的，小玉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，她赶忙找个借口走开了，她走到很深的树林里，确信小豹看不见自己了，就解开衾裤方便。她根本没想到小豹一直猫着腰在跟着她，当她那裤在似提非提的时候，她感到有人向自己扑过来，像一只老鹰似的，把她扑倒在地……小豹像捉小鸡一般抓住了小玉的手。

——你干什么？小玉极为惊讶。

——小玉。

——你放开。她叫

——小玉。他说。

他只说小玉，叫了两声后，就把她重重压倒在地，小豹感觉到她那乳房的接触，那乳房是在结婚后更加丰满了，而恰恰就是这丰满的罪过，使小豹锁不住心猿意马。小玉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他压倒在树丛里，小玉眼里看见的是一团火，一块铁。

——我是你嫂子啊！小玉颤出一串声音……

——小玉。他只叫她小玉。

在他的眼中只有小玉，没有嫂子。他的动作虽然粗暴，但他的眼神却是那样温柔，小玉不由自主地被溶化了……四唇相接，两舌相搅，他一只大手从小玉这月牙背心缝里伸了进来，一触到乳头，小玉浑身颤了一下，小豹拧弄挤压，让小玉体会好久以来都没有过的快感，那双推小豹的手也不自觉地去搂抱他了，一阵的畅快流遍全身，原来僵硬的身体马上变得酥软火烫，小豹自打娘胎出来哪曾见识过如此美妙的女儿身，一下子就把她扒了个精光，露出那洁白娇嫩的妙曼玉体，双峰高耸，丰臀秀腿，分开她那美腿，两股之间却已是淫液斑斓，小豹禁不住一股热血冲上脑门，大手儿捏搓她丰隆柔滑的玉乳，一根舌头朝小玉全身各处游动，一会儿亲吻，一会儿吮咂，继而用嘴含住乳头，使劲吮吸。小玉开始发出唧唧哼哼的叫声，这更刺激了小豹的淫心，他扎下头，把嘴凑到那高堆堆、壮鼓鼓、紫艳艳、紧揪揪、千人爱、万人欢的小牝穴上，伸出舌头就在里面撩拨开了，那雪白滚圆的双腿夹着他有点变型的脸颊，有点滑稽，一些骚水沾在他的脸上和汗水浑在一起。

——别……别这……样……小玉说得有些含糊不清，不知道叫他快点上，还是不让他上。

小豹可不管这么多，那玉茎早已是威风八面，抚慰了她半天见她已是饥渴骚痒，就捧起她双脚，尽露出那美穴，用手握住肉棒儿径直对准白嫩户儿猛攻进去，力发如虎，真是威猛，一下便入了大半截，小玉有段时日没被雨露过，哪受得了如此狠插猛截，啊呀一声直叫轻点轻点。

小豹见她皱眉叫痛，又看她玉臂乱舞，美臀浪摆，显然是被做的很痛，所以心里有些不忍，怜香惜玉也是男人的共同特点吧，就放慢了速度，缓缓而动，柔柔地抽着，轻轻地插着，不一会儿，就弄得小玉魂飞九天，乐不可支，这下小玉开始感受到性爱的乐趣了，她玉臂勾住小豹的脖子，咿呀咿呀地叫开了，就像给他的运动伴奏似的……那知道小豹和小福虽是同爹同妈生的，这下边的玩意儿可大不一样，小豹这肉棍却是又粗又长，小玉只觉得那牝户儿里胀满塞紧，起先还是极力迎合，顶送不已，淫水涟涟，肉麻乱叫，抽插了一百来下，更觉那物儿变大，直得小玉花心炽烫骚热，酥痒难耐，一股热流喷泄而出，全身瘫了下来，小豹只觉得物头儿热痒难当，也像触电了似的抖动几下，就势倒在她的身上。

在王小豹爬下身去之后，小玉恍然作了一场梦，这是阳光和树枝中的破碎的梦，小豹让她从此变成了不贞的女人，而不贞的女人在牛家沟永远也不能抬头走路了，因此，虽然那快感还没完全消退，小玉却开始怨恨王小豹了，女人啊，有时就是这样的莫明其妙，自相矛盾。

——你弄，你弄，你再弄啊。她说。

——你弄死我给你哥看。她说。

——你弄你哥的老婆。她说。

——你让我丢脸，你这畜生。她说。

小豹没说话，他在一边一抖一抖地系着裤带，所有的话都让他刚刚在小玉身上发泄出去了。

打那次树林的事发生以后，小玉就再也不怕小豹了，尽管那眼光还是如火般地瞧着她，尽管她总是被烤得发软，但却从不怕，她甚至有些喜欢那火般的充满雄性渴望的目光。

那天，小豹回到家时，小玉正在院子里喂鸡，一只大公鸡雄武地扑到母鸡背上，母鸡便嘎嘎直叫唤，当时小玉出神地看着，一丝都没察觉小豹已走到她身后，她被小豹吓了一跳，因为他攥住她手时两眼发直，这眼神她很熟悉，这眼神一直，他就会干傻事了。她有时会期待他做些傻事，但当他真的做的时候，又不免让她有些害怕。她经过瞬间的犹豫之后想逃开，但小豹有的是力气，他只需轻轻一拉，小玉整个人儿就被拉进他怀里，小玉感到他的动作既粗笨又雄猛，她被这雄猛的气息所吸引，既想贴进他又想逃开去，这半推半就更刺激了小豹，使他欲情不已。

——你疯了，还来。她说。

——我是疯了。他说。

——这是白天。她说。

——就我们俩。他说。

——你放开，大白天的你放开。她开始放低了声音。

小豹可不会放开，因为小豹不管白天还是黑夜，也不管是小玉还是嫂子，他就是需要她。这时的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，小豹一把抱起小玉，进了房子就把她撩在炕上，像剥葱似的把她剥开，小玉不再反抗，她主动地伸出玉手去解小豹的腰带，她看到那代表雄性的器官时，还禁不住凑上嘴亲了一口，小豹感觉到她的发梢挠着自己的大腿内侧，她的舌头在轻舔着自己的肉头，小豹索性伸手拉开她的下巴，把玉茎塞进了小玉的樱口里，小玉口里的体温从下至上直冲小豹的脑门，她把阳物含在口中开始吮弄起来，还不时地用舌尖挑弄小豹玉茎的前端，整条肉棒儿被唾沫盖得湿漉漉的，无限的快感升上小豹心头，他一手抵住小玉的嫩户儿，拨弄着花心，一手托住美乳，捏着乳头轻轻的搓拧，只觉得全身每个毛孔都张开了，膨胀了，他粗暴地拉过她的屁股，就让她那浑圆雪白的屁股对着自己，从后面直截了当地插了进去。

小玉那里桃源洞里爱液直滴，顺着玉腿流了下来，身体更好像蛇扭一般，好几次把那阳物甩了出去，又赶紧重插进来，小豹一边快速抽插着，一边却又附下身子用力地揉拧着那对丰满坚实诱人的双乳，他觉得还不过瘾，在他心里，只有把女人压在自己身下，两眼看着她被自己做得浪声阵阵才算真正占有了她。于是他又把小玉那白花花的身子翻了过来让她平躺在炕边，这时小玉的牝户口已是一片渍渍之水，那稀疏的爱毛被淫水湿透贴在肉上，掰开玉腿一看，只见得内里边淫水淙淙，宛如小溪，鲜红嫩肉滑不溜手，令人不忍释却，就再度对准那香穴儿，握住玉茎，拼命一挺，又刺了进去，两人又展开了翻江倒海般的消魂大战……小玉就那样躺着，她把一切声音摒弃脑后，只留下一种声音，她身体张开，伸展，舒卷，一半交给小豹，一半留给自己。她终于被推上一股巨大的兴奋和愉悦的浪头上，第一次领略男人的风采和男人给予自己的登峰造极的美妙。她被他挤碎了，碎成粉末四处飘散。她好像不存在了。

——畜牲！

小玉顿感不妙。小玉感到不妙时已迟了。王小豹吭了一声便一头从她身上滚落下去。就在这同时，小玉看到一双愤恨的眼和一根碗口般粗的木棍。

——这不关她事。小豹说。

——是我逼她的。他说。

——我对不起你。他说。

——要怎么样你看着办吧。

王小豹一付大意凛然的样子对着他哥说了这么多，这时小玉才回过神来，她看到举在半空的木棍最后还是没落下来，她发现两人还光着身子。她是你嫂子，王小福说。你是我兄弟啊，哼，兄弟，什么兄弟，都是畜生，都是畜生……小福说着话摔下棍子就冲出了屋子，小豹本来想过去抱住被惊吓的躲在墙脚边的小玉，但他被他哥的话给钉住了，他没有动。

小福直到晚上还没回家，第二天有人在村边的小河里发现了他，但他已经听不见小玉的哭声了，尽管这哭泣是多么揪人心扉，他永远都听不见了……小豹从那天起也杳无音信，好像一片树叶被无声无息的风吹走了。村里几个过来人又想起了小玉她爸，好多人心头存着疑问，可能是她们娘儿俩是白虎星，专克男丁吧。没几天，方圆几个村子中有名的孙神婆来做法了。

——你进来。孙婆的话很为严厉。

屋里一群人，有小豹他爹，有田家贵，有几位在村里德高望重的名人，除了孙婆都是男人了。

——你是白虎星。孙婆说。

——我不是。小玉。

——脱了。孙婆说的很严肃。

——那要看看到底是不是。孙婆说。

——那你就脱吧，不是更好。田家贵也说。

——脱吧，所有的眼光都在应和。

她看出每一双眼睛都在要她脱，大白天要她脱裤子，在众人眼下露出她的下体，而且其中有个男人还脱过她妈妈的裤子，不行，我不脱。

——你一定得脱。孙婆的口气更加严厉了。

小玉知道这一关已躲不过了，她竟然抬起头，像个骄傲的公主，她慢慢解开裤带，脱下外面长裤，她用一种奇怪的眼光在众人脸上扫视，长裤一脱，露出了里边兜着雪白屁股的肉白小裤，她慢慢地拉着小裤，她看到小豹他爸脸孔发胀，转过头去，她又看到田家贵——那个脱过她妈妈裤子的人两眼发光，连一点口水从嘴边流出都没发觉，她看到众长老有的脸上发红，有的发青，脖子上青筋勃起，她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她把小裤拉到腿弯处，屋里死般寂静，只听到急促的喘息声……——真的是了。听的孙婆说。

小玉也奇怪，自己这里一直都没长几根爱草，稀疏的几根也是黄黄的细细，难道这样就是白虎星，这样就会克夫，这么说王小福是自己害死的？她问自己，没有人回答她，她开始走神了，她的眼前是一片空白，直到被放进猪笼里的时候她还在奇怪，是啊，她就是死了她也不会明白，为什么……